

難報爹娘恩

高雪霞

佳節將近，後學卻兀自跌入了四年前感傷的時光隧道中——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中旬，先父高煉福點傳師因為半夜起床不慎摔倒骨折，加上原本就已體弱多病，竟致從此一病不起，歷經二個月之開刀、洗腎治療後，體能、意識一天不如一天，終至無法進食，完全癱

瘓，而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農曆正月初九日）撒手人寰。身為兒女的後學，不捨之情仍久久不能釋懷，椎心之痛依舊不時隱隱發作。

然而每當望著牆上先父的遺照——那張帶著關愛的眼神及慈祥笑容的彩色照片，我幾乎忘記

他老人家已離我們遠去，只覺他就在我們身旁，而他的行誼與生活點滴更是鮮明如昨。

回想父親大人，生於民國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自幼即與母親「送作堆」，住過九份子、屈尺等地方，二十三歲成婚，此後十四年中陸續生育、養育了我們六個子女，而夫妻感情則相敬如賓，歷久彌堅。自我懂事以來，父母親就是各自堅守崗位，克盡本份。

後學自小即非常安穩的生長在這樣一個小康而溫暖的家庭中。小時候對父親的印象就是「早出晚歸」、「辛勤工作」。在與伯父共同經營賣煤炭生意時，伯父負責行銷，父親則負責送貨，送貨的交通工具則是所謂的「鐵馬」（人力三輪車）。經年累月的踩三輪車，練就了父親強韌的體魄與魁梧的身材。幼小的心靈也能體會出咱們家在這支強悍有力的支柱下是多麼的安全與幸福！母親主內，父親主外，共同劬育了六名子女，既傳統又甜蜜，從未聽過父親抱怨日子過得辛苦。

後學自出生至十歲間，我們一家人是與伯父

一家人住在一起的，如此的大家庭，如果沒有一套「相處哲學」是不容易長久和諧共處，而父親就是本著「兄友弟恭」、「家和萬事興」的理念，母親也能妯娌和睦、謙恭禮讓，故而正如唐張公藝所書：「家中幸福賢夫造，室內平安智婦謀！妻賢何愁家不富，子孝必定父親嚴。」在父母的身教、言教下，後學渡過一段快樂的童年！那段大家庭的日子，回憶起來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尤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民國五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父親受了母親與伯父的一番遊說後，終於也決定去求道。不求則已，一求九天後即決定吃素，記得曾聽母親說，父親在母親求了道而自己尚未求道時曾表示：「你們都去吃素，那雞肉就都留給我一個人吃好了！」沒想到善良的根基及深厚的祖德與佛緣，竟令父親即刻頓悟了，兩個月後兄弟即共設中堂，從此改變了往後的人生歷程。

首先，為了讓全家盡早適應吃素，好多前輩、點傳師們經常出入咱家，教咱們如何做素

食料理，例如陳好點傳師、陳金釵老點傳師、許太太、倪太太、傅太太、林夏小姐……等，後學雖尚屬年幼，亦能如數家珍般認識這些老菩薩；同時為了使我們明瞭道義，堅定道心，王軟前輩（即精德大仙）及各點傳師更常常蒞臨寒舍慈悲賜導，極力渡化成全。父親、母親、伯父母們也非常爭氣，不但自渡了家人，且渡化了不少親朋好友。

民國五十四年，父親與伯父兩兄弟正式分家，伯父一家續住三重市中央南路，父親則舉家遷居三重市中正南路，並又開設一新中堂，此時更是積極參辦道務，每週都要到其他道家「研究道理」，自家中堂也定期開班研究。而父親對於中堂的照顧，可說比照顧自己的三餐還用心。每天清晨不到六點，父親便起身擦拭佛桌、佛像、佛燈、香爐……等等，把佛堂整理得一乾二淨，然後才開始早獻香，完畢之後方用早餐。晚上則也必定先晚獻香後方用晚餐，數十年如一日，絲毫不馬虎。這股誠敬之心，看在做兒女的眼裡，都不禁要讚佩萬分！

而當家裡要開班時，當晚父親與母親更是像要辦一場盛會般，事先就把場地打點週全，如打掃中堂、擦地板、排椅子、備毛巾、茶水……等，然後以笑臉等著迎接道親來臨。

現今甚多熟面孔，皆是當時經常出入後學家的老道親。隨著對「道」的體悟，父親也逐漸重聖輕凡，為了有多一點時間參辦道務，父親不再從事煤炭買賣，改開「雜貨店」，以便有更多自主的時間。說起父親經營雜貨店的手法，可用「童叟無欺，薄利多銷」來形容，所以店裡的生意尚稱不錯，除了用於生活開銷外，還要負擔六名子女的學雜費，亦可謂是一大重擔，然而上天極為眷顧，我們幾個子女都能平順的成長，受教育。

至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十九日，父親有幸蒙張老前人慈悲，正式領命為「點傳師」。自此更是幾乎全心奉獻在道場，正所謂「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當年正好遷居板橋民權路，雜貨店亦改為「米店」，以便單純化經營，並配合道務之參與！據後學回憶，父親常常在下午四點半

就整裝出發，與玉女堂姐，或鳳嬌姐一同前往宜蘭或頭城或竹南一帶開班，臨行前則僅喝一大杯牛奶即前往。而夜歸返家時，通常已是凌晨一點了！此外，勤跑山佳、樹林更如同是下廚房般，因而渡了不少道親，結了甚多眾生緣！記得有一次父親騎摩托車不慎摔倒，腳踝受傷，流了好多血，在家休養了一陣子，結果那陣子，每天都有好多道親絡繹不絕地提水果、奶粉來探望父親，我才感受到父親真是廣結不少善緣，父親在眾人的眼中已然是一個人人景仰的大善者！每回家裡有任何重大事件發生時，這些道親就會熱情的適時出現，提供人力、物力上的幫助。而我們六兄弟姊妹可說自幼就在道家家庭中長大，宛如置身在平穩又安全的方法船中前進成長，堪稱也是父母親帶給我們的一大福氣啊！

父親除忙於道務外，平日居家亦是宅心仁厚，敦親睦鄰，也因此五十歲即被選為「鄰長伯」。當時所謂的鄰長即是「義工」的代名詞，只要一有空，父親就要為鄰居們傳達里民大

事，發送傳單，經常還要為里民清水溝、洗水塔，寒冬亦不例外。「鄰長伯」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父親覺得「能為

人服務」就是福

氣，吃虧總勝過

「占便宜」，而處

事為人則寬厚

樸實，與人交

談則善於聆

聽，卻不善言

詞。父親的渡

眾可說身教甚

於言教，正所謂

「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而父親最

常傾談的對象則是伯

父（高兩全點傳師）及陳

好點傳師，大凡家務事或道務事之疑難雜症，

找他們似乎就能迎刃而解。感覺上他們兩位就



像是兩座燈塔，能指引父親迷津，能導引父親正確的人生方向，所以也是父親最敬重的人物。在緬懷父親的同時，後學亦甚為感恩伯父及陳好點傳師給予父親一生的影響力。父親可說是一直追隨著他們的步伐，一步一腳印，走完修道的歷程。

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後學披上嫁衫，嫁入同住板橋的夫家。不知怎地，離開了撫養我二十多年的父母，方特別覺得與父母相處在一起的可貴，因而每兩禮拜必定會回娘家探望父母親一次。而父親總會關懷備至的詢問我各方面的近況，同時也鼓勵後學不要忘了接近道場，而當時後學可說被夫家「枷鎖」給套住，每天就是在先生、小孩、公婆及工作中打轉，似乎忘記有「老中」的存在。父親雖未極力要求我如何如何，卻有要我向二哥看齊，因那時候二哥已經參加了忠恕學院，在道學與道行上已經有個起步，也深獲前輩、道親們的讚賞，父親更是欣慰著中堂有了傳承人，但自己卻不曾停止進修，後學經常看他拿著經典、

道書在研讀。有一回，後學邀父母親到後學夫家作客，一時心血來潮，後學要他們以台語念清靜經給後學聽，沒想到父母親竟然同時流利地默背出來，字字不漏，讓後學既驚訝又佩服，這麼長的經典，以他們六十多歲之高齡竟能背得如此滾瓜爛熟，可見其所下功夫之深！而我們作晚輩的卻常藉口記性變差了或沒時間而不知用功，慚愧之至！

人生禍福難卜，世事難料。民國七十五年間，二哥的一場冤枉官司，竟令父親憂心焚焚，終日被愁雲慘霧籠罩，牽掛不已，也種下了日後漸失健康的病源！雖然我們要他開一些，然而天下父母心，誰能不為兒女事操煩？自那些時日起，父親也自覺記憶力變差，辦起道務來有些力不從心，再加上心頭上那塊石頭一直不能卸下，心智、體能便漸走下坡。

人若無法收放自如、卷舒自在，就容易百病叢生。民國八十一年，堂哥高建榮意外過逝及伯母的歸空，又再度給父親一大打擊。父親外表剛強，內心卻是柔弱無比，堂哥的不幸去



逝，今後學生生平第一次看到父親嚎啕大哭，歇斯底里！足見其悲痛之甚！曾有一度父親因責任感作祟，又有感於力不從心，竟要後學幫他寫一份「請辭點傳師職務書」，後經前人曉以大義才打消此念。然而後學此時心裡已打定主意：我要積極進入道場，同走修道這條路，以期寬慰父親之無力感於一二！故自八十一年起，後學亦正式進入忠恕學院初級部啟信班就讀，一直至今高級部一年級，從未間斷過，亦是受到父親及二哥之感召。

然誠如眾所知，肉體終有毀損的一刻，父母親在最後二、三年內，身體相繼大不如前，一來罹患了「老人失智症」，二來又患上糖尿病。身為兒女的我們，雖無法分擔他的病痛，然卻是一病在父母身，痛在兒女心。」也許就如前輩所言：「每個人都有業障要了，逃也逃不掉，此刻即是他在了最後業障的時候了！」在生病的期間，父親就對大哥說：「人家都可以出來行道，唯獨我卻沒辦法了！」大哥則安慰他：「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在為道奉獻，您不

必擔心！」爸卻回答：「他們做的是他們的，真個是莫大的感傷！沒有了健康的身體，要行道也困難！子女們雖輪番在床前照顧，仍舊挽回不了造化弄人，兩老日漸衰頹的身體，竟在短短一年二個月中，相繼的撒手西歸，與哀傷子女們永訣。每每思及其受病痛折磨煎熬之狀，內心仍猶如刀割椎敲般的流血不已！

父親享年七十八，母親享年七十一，匆匆的在人間走了一回。但他們的行誼

與處世精神將與我們子女長相左

右，我們將會珍惜這些無形的「道德」資產，努力的把持它，並加以發揚光大，盼望在父親、母親「在天之靈」的庇佑下，我們子女們也能在道場上，為道務的宏展克盡一份心力，也為自己立下「一個正確而永？的人生目標！」

